

Doi:10.20063/j.cnki.CN37-1452/C.2023.06.008

现代汉语部分控制结构的句法分析

孙 晋 文

(鲁东大学 外国语学院;鲁东大学国家语委汉语辞书中心,山东 烟台 264039)

摘 要:真性部分控制结构中的控制项是被控制项的子集,二者之间不是绝对等同的关系。跨语言分析表明,控制从句的空主语在句法语义上是复数的。鉴于汉语缺乏显性的一致性特征,汉语真性部分控制结构的句法生成可以在最简方案的理论框架下通过移位分析法来进行,其中的空主语在基础生成时是一个以零形D为中心语的并列名词短语,内并列项是空语类 *pro*,而外并列项是显性的DP,后者通过移位成为主句的控制项。

关键词:汉语真性部分;控制项;移位;并列名词短语

中图分类号:H146.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8039(2023)06-0051-09

控制结构一直都是生成语法研究的热点话题,其研究焦点是空主语 PRO 的分布与解读(distribution & interpretation)。Landau 首次系统地分析了完全控制(Exhaustive Control)与部分控制(Partial Control)的区别,前者的控制项与 PRO 的指称是等同关系,而后者的控制项是 PRO 所指的子集^{[1]3},如(1)所示。

(1) a. The chair_i managed[PRO_i to gather the committee at 6]. 完全控制

b. The chair_i preferred[PRO_{i+} to gather at 6]. 部分控制^{[1]3}

Landau 认为,部分控制结构的句法语义特点是:与主句控制动词密切相关,控制补足语是有时态的,空主语 PRO 在语义上是复数但在句法上是单数的^[1]。

但是,Hornstein、Boeckx 等人认为部分控制结构中的 PRO 在句法与语义上都是单数的,而部分控制的解读源于零形伴随短语(null comitative phrase)^{[2]73.[3]185.[4]},如(2)所示。

(2) Elaine_i preferred[PRO_i to meet with him on Thursday].^{[4]572}

Sheehan 也指出,罗曼语中的部分控制解读取决于能够带有显性伴随论元(overt comitative argument)的内嵌集合谓词^[5]。如(3)(4)所示,法语中的 se réunir‘遇见’而不是 s’embrasser‘接吻’能够带显性伴随论元,因而只有前者能够出现在部分控制结构中。类似(3b)的例句被称为“假性部分控制(fake partial control)”,而由控制动词决定并且 PRO 的指称包含控制语的情形被称为“真性部分控制(true partial control)”^[5-6]。

(3) a. Eric s’est réuni avec ses amis.

Eric SE-is met with his friends

‘Eric met with his friends.’

b. Eric_j préférait[PRO_{j+} se réunir dans la cuisine].

Eric preferred SE meet in the kitchen

‘Eric preferred to meet in the kitchen.’^{[4]20}

(4) a. *Eric s’est embrassé avec Nadine.

Eric SE-is kissed with Nadine

*‘Eric kissed with Nadine.’

收稿日期:2023-06-17

基金项目:鲁东大学“声速输入法”基金语言文字研究课题项目“现代汉语连谓结构的生成语法研究”(SSYB202121)

作者简介:孙晋文(1981—),男,山东枣庄人,文学博士,鲁东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鲁东大学国家语委汉语辞书中心研究员。

b. * Eric_j voulait [PRO_{j+} s'embrasser dans la cuisine].

Eric wanted SE-kiss in the kitchen

'Eric wanted to kiss in the kitchen.' [6]

对于汉语部分控制结构,孟凡军、李京廉认为也可划分为“真性部分控制”和“假性部分控制”两类,如(5)所示,并采取了不同的解释方案[7]。

(5) a. 张三_i 期待 [PRO_{i+} 在大厅集合]。 [7] 真性部分控制

b. 张三_i 企图 [PRO_i 只身去 pro_{COM} 会面]。 [7] 假性部分控制

本文将在回顾过往分析的基础上,以生成语法最简方案[8-9]为理论框架,尝试探讨汉语真性部分控制结构的内部结构及其句法生成机制。

1. 部分控制结构的主要句法分析

1.1 一致分析法

为了解释部分控制结构的句法语义特点, Landau 提出了一系列的假设并利用一致 (Agree) 操作进行句法推导[10]。

Landau 提出,控制从句的 C 和 I 都具有语义时态特征 [T]、一致形态特征 [Agr], C、I 的 [T] 特征分别是不可诠释的 (uninterpretable) 与可诠释的 (interpretable), 二者的取值由主句动词所决定, I 的 [+Agr] 特征取决于显性一致, C 的 [+Agr] 特征依赖其 [+T] 特征。词汇 DP 和 pro 具有指称特征 [+R] 而 PRO 具有 [-R] 特征, [+R] 特征是可诠释特征, [-R] 特征使 PRO 成为进行一致核查的潜在目标[10]。

基于以上假设, Landau 对部分控制结构进行句法推导[10], 具体如(6)所示。

$$(6) \quad \begin{array}{c} \text{Agree}_{[+Agr, +R]} \\ \text{[}_{CP} \text{ DP } I_{2[+T, +Agr, +R]} \text{ [VP} \dots t_{DP} \dots \text{[}_{CP} \text{ C } [+T, +Agr, +R] \text{ [}_{IP} \text{ PRO } [-R] \text{ [}_{I'} \text{ I}_1 [+T, -Agr, -R] \text{ [}_{VP} \text{ t}_{PRO} \dots \text{]]]]]] \\ \text{Agree}_{[+Agr, +R]} \quad \text{Agree}_{[+T, \pm Agr]} \quad \text{Agree}_{[-Agr, -R]} \end{array}$$

首先, I₁ 与 PRO 的一致核查删除了 I₁ 的 [-Agr] 和 [-R] 特征。部分控制结构的补足语从句是有时态的, C 与 I₁ 之间的一致删除了 C 的 [+T] 和 [+Agr] 特征, 但并没有删除 [+R] 特征, 因为它与 I₁ 的 [-R] 特征不匹配。然后, C 与 I₂ 一致核查 [+R] 特征, 其中 I₂ 从 DP 论元获得 [+R] 特征。形成的 Agr 同标 (Agr-coindexation) 语链确保了 DP 控制 PRO; PRO 具有语义复数特征, 而控制项 DP 具有语义单数特征, 这种不匹配导致了部分控制。

Boeckx et al. 指出, (4) 中所采用的一致操作不仅包含 Chomsky 所假设的不可诠释特征与可诠释特征之间的赋值步骤, 还包含了其他关系[8-9]。一类是出现在两个不可诠释特征之间的, 比如 C 与 I₁ 一致核查 [Agr] 特征; 还有一类是复合同标关系 (composite-“coindexing”), 比如允准 PRO 的 [-R] 特征的涉及到三个基本一致关系的结合: I₂ 与 C 之间、C 与 I₁ 之间以及 I₁ 与 PRO 之间。I₂ 与 C 之间以及 I₁ 与 PRO 之间一致核查的是 [R] 特征, 而 C 与 I₁ 一致核查 [Agr] 特征, 既然一致核查并不是针对同一类型的特征, 那么三个一致关系又是如何导致同标出现的呢?[3]28-29

1.2 移位分析法

为了推导部分控制结构, Rodrigues 采用了 Hornstein 的移位分析法[11]1, [12]220。

以(7)为例, 控制从句的空主语在原位生成时是一个复杂 DP: [DP pro DP], 其中空代词 pro 附加到内嵌 DP 上, 复杂 DP 合并在内嵌 VP 的指示语位置 [Spec, VP]。然后, DP John 左向移位至内嵌 TP 的指示语位置 [Spec, TP] 以满足 EPP 特征要求, 并将附加的 pro 遗留 (strand) 在 [Spec, VP]。此处的 pro 被认为是一个关联复数代词, 类似于日语的 -tati 和汉语的“们”等关联语素 (associative morpheme), 附加在 DP 上为其带来复数解读。在主句中, John 移位至主句的 [Spec, VP] 位置以核查 want 的外题元角色, 继而移至 [Spec, TP] 进行拼读。单数 DP 而非复杂 DP 的语迹或拷贝占据内嵌 [Spec, TP], 就可以解释部分控制中的空主语在句法上是单数的。

$$(7) \text{[}_{TP} \text{ John}_i \text{ T [}_{VP} \text{ t}_i \text{ wants [}_{TP} \text{ t}_i \text{ to [}_{VP} \text{ [}_{DP} \text{ pro t}_i \text{] meet]]]]] }$$

但是,该分析的问题在于,并不清楚(7)中的两个主语位置(即复数的内嵌[Spec,VP]与单数的内嵌[Spec,TP])中的哪一个占主导。零假设应该是两个位置都是可用的和可见的;这样的话,(7)就会过多派生(overgenerate)。具体来说,单数的反身代词或者次级谓语应该能够将位于内嵌[Spec,TP]的单数DP作先行语,但事实并非如此,如(8a,b)所示;位于内嵌[Spec,VP]的复数DP应该可以允准separately,但(8c)并不允许。此外,部分控制结构中的PRO在句法上是单数的,因而不允许复数的反身代词与次级谓语,如(8d)所示,但位于[Spec,VP]的复数DP应该能够允准这些成分^[4]。

(8)a. Peter would like to meet on Thursday (* himself).

b. * Peter told Elaine that he expected to meet as a free man the following day.

c. Mary told the chair and the dean that she prefers to meet (* separately) before Christmas.

d. * John prefers to introduce themselves/ourselves. ^[4]

另外,将题元角色当作动词而非名词的特征也面临不少问题。将动词性的题元特征传递给一个名词性成分有可能违反包含性条件(inclusiveness condition),因为该名词性成分被附加了一个新的特征(即一个不包含在构成名词性成分的任何词汇项中的特征);最主要的问题在于,题元角色在本质上是语义概念,应该属于人类语言运算系统(C_{HL})外部的概念意向系统(conceptual-intentional system),因而不应该进入C_{HL}的运算操作^[13]。

2. 汉语部分控制结构的主要分析方法

相比较而言,针对汉语部分控制结构的分析相对较少,主要有张孝荣^[14]、孟凡军和李京廉^[7]。

张孝荣赞同采用移位分析法来分析汉语部分控制结构,但认为题元角色并非特征,将移位的驱动机制归结为移位成分的不可诠释特征^[14]。

(9)他同意另写一篇。^[14]

(9)中子句主语可以是“他”和其他人的组合,“他”从动词“同意”和“写”处获得两个不同的题元角色,在推导过程中获取两个题元角色不是特征核查的动因,“他”发生移位是为了核查本身的格位特征,是局域性语段理论所决定的,属于无奈之举。该分析认为,语义上的部分控制是在移位成分获取多个题元角色的句法操作下发生的^[14]。

但是,按照该分析,控制项在推导之后获得多个题元角色,而被控制项只有一个题元角色,后者是前者的子集,这与常见的部分控制结构的特点正好相反。孟凡军和李京廉则采取不同的解释方案来处理汉语的两类部分控制,真性部分控制可以从扩展语义学角度做出解读,而假性部分控制可以通过句法述谓关系来解读^[7]。以(10)为例来看真性部分控制的分析。他们认为,受控补足语小句指谓的属性并不直接用到该中心化世界,而是与该中心化世界呈系统性对应关系(即整体—部分关系)的另一个中心化世界。

(10)张三_i期待[PRO_i在大厅集合]。^[7]

在(10)中,“在大厅集合”指谓的是“在大厅里面集合的所有个体的集合”,所指谓的具有复数语义的属性只能与PRO的扩展集合建立该关系,并产出“包括张三在内的个体集合在大厅集合”这个命题,从而获得部分控制解读^[7]。另一方面,假性部分控制本质上是完全控制,PRO与内嵌句中的隐性伴随成分共同参与内嵌事件,Landau所提的句法述谓关系也适用于汉语的假性部分控制,从而解决PRO的释义^[15]。

(11)a. 张三尝试[PRO和解]。

b. 张三(和李四)和解了。

c. 张三尝试[PRO pro_{COM}和解]。^[7]

在(11a)中,通过句法述谓关系产出“张三和解”的语义,它需要一个隐性的事件伴随者充当和解的对象,而它本身可允准一个伴随介词短语,如(11b)所示,因而(11c)中控制从句里谓语的复数参与者要求就可由PRO和内嵌伴随短语pro_{COM}引入的参与者“李四”共同满足。

孟凡军和李京廉^[7]进一步细化了汉语部分控制的分类,加深了我们对汉语部分控制结构句法语义

特征的了解,也为汉语真性部分控制结构的句法分析提供了思路。

3. 汉语部分控制结构的移位分析

在此部分我们讨论汉语真性部分控制结构的句法生成过程。

3.1 空主语的句子法特征

在真性部分控制结构中,控制项是空主语所指的子集。如果控制项是通过移位而来,控制从句中与谓语动词搭配的主语所指不仅包含控制项,还包含其他成分,因而控制从句的空主语在句法语义上应该是复数的。

Landau 认为,部分控制结构的空主语在语义上是复数而在句法上是单数的^{[1]60}。该观点是基于空主语 PRO 与集体名词的相似之处,即与二者搭配的谓词可以是类似 meet 的集合谓词或者包含集合化标记如 together,但不能包含复数照应语 each other 或者是有复数屈折形式的谓词,如(12)与(13)所示。

- (12) a. John told Mary that he preferred to meet at 6 today.
 b. John told Mary that he didn't know which club to join together.
 c. * John told Mary that he preferred to meet each other at 6 today.
 d. * John told Mary that he didn't know which club to become members of.^{[1]7}
- (13) a. The committee met at 6.
 b. The committee ate together at 6.
 c. * The committee consulted each other before the vote.
 d. * The committee became members of the new club.^{[1]60}

然而,我们认为该分析并不足以说明空主语在句法上是单数的。首先来看与集合谓词搭配的主语的句子法特征。鉴于集合谓词的语义特征,与其搭配的主语并不局限于在语义上是复数而在句法上是单数的集体名词,还可以是在句法上是复数的个体名词与集体名词,如(14)所示。

- (14) a. Students meet/gather every day.
 b. Those committees gathered/left together.

在不诉诸语义复数的情况下^①,我们假设集体名词有两种句法复数形式:一种在句法上是隐性的(syntactically covert),如(13a,b)中的 committee;另一种是在句法上是显性的(syntactically overt),如(14b)中的 committees。对于集合谓词来说,与其搭配的主语必须具有显性或隐性的句法复数特征。

其次,句法复数谓词也有其允准条件。(13c)与(13d)在美式英语中不合语法,这可能说明该语言中句法复数谓词需要被显性句法复数的主语允准。照此分析,(12c)与(12d)不合语法的原因不在于空主语的单/复数,而在于句中缺失了可以允准句法复数谓词的而且在形态音韵上显性的(morphophonologically overt)复数主语^②。与美式英语不同,(12c,d)与(13c,d)在英式英语中是可以接受的^{[1]50}。我们由此推测,英式英语中的句法复数谓词对主语的要求比较少,不一定需要显性句法复数的主语来允准,其允准项可以是(13c,d)中句法上隐性复数的主语,也可以是(12c,d)中没有形态音韵的空主语;为了允准句法复数谓词,该空主语在句法上应该是复数的而非单数的。

Lee 通过分析韩语语料认为,部分控制结构中的控制从句主语在句法上是复数的^{[16]172-175}。韩语中的动词上没有一致性标记(agreement marker),但主语的数量一致性可以通过副词、名词、后置词(post-position)或标句词(complementizer)上的复数标记-tul 来实现。如(15a)所示,谓词 moi-“gather”需要一个语义复数的主语;(15b)需要添加-tul,因其主语在语义上并非复数;(15c)不需要-tul,其句法单数而语义复数的主语可以允准该谓词。鉴于该特点,(16)中的空主语在句法上必须是复数的,因为副词短

^①Landau 主张句法与语义的单数/复数(syntactic & semantic singularity/plurality)都参与句法推导^{[1]60},但这并不符合最简方案的精神。在最简方案中,参与一致句法操作的是可诠释特征与不可诠释特征(人称、性、数)^[6-7],而非语义特征,后者属于人类语言运算系统(C_{HL})外部的概念意向系统(conceptual-intentional system),不应该进入 C_{HL} 的运算操作。

^②当句中有单个复数先行语或多个单数先行语时,句法复数谓词可以得到允准,如(i)所示。其中,(ia)是完全控制结构,而(ib)是分裂控制结构。(i) a. They preferred to meet each other at 6 today. b. I persuaded him to meet each other at 6 today.

语中的复数标记-tul 只与复数主语同时出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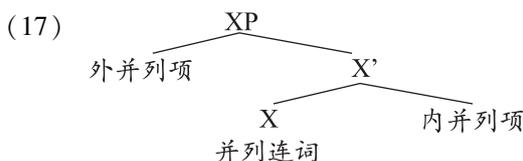
- (15) a. *Mina-ka moyess-ta.
Mina-NOM gathered-DC
' *Mina gathered '.
- b. Haksayng * (tul) -i ppali-tul moyess-ta
student-(PL)-NOM quickly-PL gathered-DC
' Students gathered quickly. '
- c. Wiwonhoy-ka ppali-(* tul) moyess-ta.
committee-NOM quickly-PL gathered-DC
' The committee gathered quickly. ' [16]172-173
- (16) Mina_i-ka [ec_{i+} tosekwan-eyse-(tul) moi]-ki-lo yaksokha-yess-ta.
Mina-NOM library-LOC-PL gather-NOML-DR promise-PST-DC
' Mina promised to gather in the library. ' [16]173

可以看出, Landau 对部分控制结构的句法语义特点的总结并不准确, 结构中的空主语在句法上应该是复数的, 而且不诉诸语义复数特征的句法推导也会更经济、更统一^[1]。

3.2 控制项移位的可能性

根据汉语真性部分控制结构的句法语义特点, 我们认为空主语在基础生成时是并列短语, 该短语的外并列项通过移位成为控制项或主句主语。

Zhang 提出, 并列结构需要遵守双分枝条件(binary-branching condition), 即以并列连词(coordinator)为中心语, 以外并列项(external conjunct)与内并列项(internal conjunct)分别为指定语与补足语进行投射^{[17]40}, 具体如(17)中树形图所示。



虽然并列连词是中心语成分, 但其本身并不能成为独立的功能语类, 也不能投射为专为并列结构而设的句法结构如 &P 或者并列短语(Coordination Phrase)^{[17]60-65}。首先, 任何新型语类的认定必须基于新的句法分布, 但没有任何句法位置是专属于并列结构, 并列结构能出现的位置都能出现简单(simplex)成分。其次, 如果并列结构可以中和(neutralize)其他成分的语类对比, 那么(18)中的四个并列结构就可以形成一个自然的词类与动词合并, 但事实并非如此。例如, (18a)可以由及物动词来选择, 因为及物词语类选择(c-select)DP 而且整个并列结构是 DP。相比之下, 如果一个并列连词投射具有自身语类特征的 &P, 则及物动词不能与(18a)的并列结构合并。如果试图通过假设及物词语类选择 &P 与 DP 来解决这个问题, 那么动词也应该能够与(18b, c, d)中的并列结构合并, 因为它们都是 &P。但是, 这样的动词并不存在。^①

- (18) a. [DP & DP]
b. [VP & VP]
c. [CP & CP]
d. [AP & AP]

具有不同的内在语类特征的并列连词对并列项有不同的语类选择限制^{[16]75}。例如, 汉语中的“和/跟”具有内在的名词性语类特征, 语类选择名词性成分^{[17]58}, 如(19)所示。

^①在该分析中, 并列连词的使用是为了方便指代实现并列结构中心语的一系列形式。不是每一种词类都对应一个独立的句法范畴, 代词、指示词、冠词和虚指词(expletive)都被归为 D 成分。连词也是一种词类, 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一定是一个独立的句法范畴。不同于 N、V 等语类, 并列连词的概念并不是句法运算的初始概念(primitive), 如果并列连词没有内在的语类特征, 需要从并列项获得, 比如英语中的 and。

(19) a. 戴教授喜欢喝啤酒跟绿茶。

b. *戴教授善良跟幽默。^{[17]46}

以同一连词为中心语的并列结构可能具有不同的句法特征,表示不同的语义关系^{[16]108}。例如,汉语中以“和/跟”为中心语的并列名词结构可以依据其内部成分之间的语义关系划分为伴随结构(*comitative construction*)和分配结构(*distributive construction*)两类。Zhang 论证了“和/跟”在伴随结构中是并列连词^{[17]109-113}。杨萌萌、胡建华将主语位置与宾语位置的“和”分别处理为介词、连词^[18],而熊仲儒则将动词前后的“和”统一处理为连词^[19]。在搭配方面,伴随结构作为主语时需要选择集合谓词(*collective predicate*),或带有集合标记的谓词短语,分配结构充当主语时则要求谓语中出现“各”“各自”“分别”等分配副词(*distributive adverb*),分别如(20a)和(20b)所示。

(20) a. 宝玉和/跟黛玉明天结婚/合买了一辆车。(伴随结构)

b. 宝玉和/跟黛玉分别买了一辆车。^{[17]108}(分配结构)

上述两类并列结构在是否允许并列项移位方面也存在差异。具体说来,伴随结构允许外并列项移位,而分配结构则不允许这种移位^{[17]114-122}。例如,(21a)中的外并列项可以移位至否定词“没”之前,而(21b)中的这种移位则不被允许。

(21) a. 宝玉_i没_{t_i}跟黛玉合买一辆车。^{[17]117}

b. *宝玉_i没_{t_i}跟黛玉分别买一辆车。

另外,当并列连词没有语音形式时,伴随结构中的内外两个并列项都可以外移。例如,(22)中的共享修饰语结构(*Modifier-Sharing Construction*)的两个先行词可以分别移出至其表层位置,作为中心语的零形 D 拥有内在的名词性语类特征,无需从任何并列项获取语类特征^{[17]163}。

(22) Mary met a man_i and John met a woman_j [_{DP_{i&j}} t_i [_{D'} D t_j]] [_{who_{i&j}} knew each other_{i&j} well]].

现在来看汉语真性部分控制结构。我们注意到,控制从句中可以出现集合副词,但不能出现分配副词,如(23)所示。这与伴随并列结构作主语的情况相似。

(23) a. 张三期待[六点一起集合]。

b. *张三期待[六点分别集合]。

更为重要的一点是,部分控制结构中的空主语指称对象不仅包括主句主语,也包括上下文中所提到的但没有句法显现的其他人。据此,我们假设,汉语真性部分控制结构的空主语在基础生成时是一个并列结构,以具有内在名词性语类特征的零形 D 为中心语^①,一个显性的 DP 与空的 DP *pro* 分别位于指示语与补足语位置,*pro* 指的是在话语中出现但没有显性表征的人。在推导中,外并列项移出基础生成的并列结构,成为主句的主语。因此,例(5a)具有(24)中的句法结构。

(24) 张三_i期待[[_{DP} t_i [_{D'} D *pro*]]在大厅集合]

如果控制从句的空主语原本就是伴随并列结构,我们就可以统一解释前文所指出的(8)中各例的允准问题。具体说来,伴随并列结构在句法上是复数的,不能允准(8a,b)中的单数反身代词“himself”与次级谓语“as a free man”,也不能允准(8c)中的分配副词“separately”,(8d)中缺乏在形态音韵上显性的复数主语,无法允准复数反身代词“themselves/ourselves”。

3.3 名词移位获得题元角色的可能性

根据控制结构的移位分析法,控制项在移位过程中可以获得多个题元角色,这似乎与生成语法主流观点不太一致。题元准则要求一个论元只能获得一个题元角色,而这一题元角色是在该论元初次进入句法操作时通过与谓词合并而获得的,论元不能从题元或非题元位置移位到题元位置。然而,随着生成语法最简方案的发展,文献中也出现了一些允许名词论元通过移位来获得题元角色的理论。

Hornstein & Polinsky 认为,禁止每个表达式有多个题元角色是由经典的深层结构(DS)概念所驱动,而最简方案不再将 DS 作为语法表征的一个层面,因而 DS 的消除为一个表达式提供了承载多个题

^①与例(22)类似,零形 D 中心语具有内在名词性语类特征,不用从并列项获得语类特征,也不需要语音宿主(phonological host),因而由其连接的外并列项可以移位,内并列项可以没有语音实现。

元角色的可能性^{[20]8}。

Bowers 提出,句法是推导的(derivational)而非表征的(representational),题元准是 C-I 的光杆输出条件(bare output condition),无论是合并(外部合并)还是移位(内部合并)都是由满足语类选择特征的需要所驱动的。语类选择特征也有可诠释与不可诠释之分([±interpretable]),EPP 特征被视为不可诠释的语类选择特征,而动词与论元 DP 的外部合并则是由可诠释的语类选择特征所驱动^[13]。在句法操作过程中,一个成分既可以先通过合并满足可解释性特征,再通过移位来满足不可解释性特征的要求;也可以在满足可解释性特征的要求后,进一步通过移位来满足另一个可解释性特征的要求。在后一种情况下,若移位的成分是名词论元,则该名词可以在不同句法位置得到不同的题元角色。例如,在下面的主语和宾语控制结构中,Bill 向[Spec, TP₂]位置的移位就属于前一种情况,而向[Spec, VP₁/vP₁]位置的移位则属于后一种情况。对于后者,Bowers 认为该移位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13]①}。

- (25) a. [TP₁ John_j T [VP₁ t_j [vI' persuade-v₁ [VP₁ Bill_i [vI' t_{persuade} [TP₂ t_i to [VP₂ t_i eat-v₂ t_{eat}]]]]]]]]]
 b. [TP₁ Bill_i T [VP₁ t_i try-v₁ [VP₁ t_{try} [TP₂ t_i to [VP₂ t_i like-v₂ t_{like} Mary]]]]]]]^[12]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发现名词性成分向题元位置移位是可能的。因此,部分控制结构中的控制项存在移位而来的可能性。

3.4 控制项论元移位的可能性

前面论述了控制项移位的可能性和名词向题元位置移位的可能性。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问题需要进一步明确。在部分控制结构中,控制项位于论元位置,如果它是由小句中移位而来的,那么这个移位一定是论元移位(A-movement)。因此,如果采用移位分析法来分析部分控制结构,还需要证明部分控制结构中的小句允许其内部的名词成分通过论元移位移出小句。

不少文献指出,名词可以通过论元移位移出 TP 小句,但不能通过论元移位移出 CP 小句^{[9],[21-23]}。其原因是,若小句是一个完整的 CP 结构,则名词在通过论元移位移出小句之前需要首先非论元移位(A-bar move)至[Spec, CP]位置,这会导致整个语链中包含两种不同类型的子语链,从而违反了语链的一致性原则(Chain Uniformity Principle)^{[24]547}。

下面我们将讨论部分控制从句的句法结构与控制项论元移位的可能性。Shyu 在讨论小句宾语前置时指出,论元移位不呈现重构效应(reconstruction effects)与弱跨越效应(weak crossover effects),而非论元移位显示这两种效应^{[25]104-107},分别如(26)和(27)所示。

- (26) a. *我叫他_i拿走了[张三_i的书]。
 b. 我[张三_i的书]_j叫他_i拿走了 t_j。^{[25]106}
 (27) a. *我被[诱拐他_i的人]骗走了每个孩子_i。
 b. 我[每个孩子_i]_j都被[诱拐的他_i的人]骗走了 t_j。^{[25]107}

同样道理,部分控制结构中的小句宾语前置也属于论元移位,因为该操作也不显示上述两种效应,分别如(28)(29)所示。

- (28) a. *我打算在他_i家一起洗[张三_i的衣服]。
 b. 我[张三_i的衣服]_j打算在他_i家一起洗 t_j。
 (29) a. *我打算[在他_i家]一起等每个孩子_i。
 b. 我[每个孩子_i]_j打算在他_i家一起等 t_j。

①如果词汇矩阵中还有一个独立 DP 进入推导,如(i)所示,就会生成(ii)中不合语法的句子。在(ia)中,Mary 与 persuade 进行外部合并生成 VP₁,通过与 v₁ 进行特征的一致核查后,二者的不可诠释特征得到赋值并移交给语音部分,但是 Bill 的不可诠释格特征还未被赋值并移交,推导在语音部分就失败了。在(ib)中,John 与 v₁ 合并生成 vP₁ 并进而与 T₁ 进行一致核查,但 Bill 的格特征无法被赋值,导致推导失败。

- (i) a. [TP₁ John_j T₁ [VP₁ t_j persuade-v₁ [VP₁ Mary [vI' t_{persuade} [TP₂ Bill to [VP₂ t_i eat-v₂ t_{eat}]]]]]]]
 b. [TP₁ John_j T₁ [VP₁ t_j try-v₁ [VP₁ t_{try} [TP₂ Bill_i to [VP₂ t_i like-v₂ t_{like} Mary]]]]]]]
 (ii) a. *We persuaded Mary Bill to eat.
 b. *John tried Bill to like Mary.

由此证明,汉语部分控制结构中的小句具有 TP 结构,并且允许其中的名词成分进行论元移位。

对于部分控制结构中小句的限定性问题,我们采纳 McFadden & Sundaresan 与 Zhang 的观点,认为控制从句是非限定的,因为从句的结构是 TP 没有 CP 区域,无法形成语段边界^[26-27]。

3.5 汉语部分控制结构的句法生成过程

通过前面四小节的讨论,我们认为,汉语真性部分控制结构中的控制项是从 TP 小句中通过论元移位而来的,其具体生成过程主要涉及并列名词短语的生成、小句的生成、小句与控制动词的合并、外并列项移位以及部分控制结构的最终生成等步骤。下面我们以汉语部分控制结构(5a)的推导为例来加以说明:

步骤一:空中心词 D_i 选择“张三”和 *pro* 投射为并列结构 DP_i ,如(30)所示。

(30) [$_{DP_i}$ 张三 [D_i *pro*]]

步骤二: V_1 “集合”先后与轻动词 v_1 、“在大厅”、并列结构 DP_i 合并后形成语段 vP_1 ;在此过程中, V_1 移位至 v_1 , DP_i 从 v_1 获得施事的题元角色。当 T_1 进入推导后, DP_i 移至 [$Spec, TP_1$] 来满足 T_1 的 EPP 特征,如(31)所示。

(31) [$_{TP_1}$ [$_{DP_i}$ 张三 [D_i *pro*]] T_1 [$_{vP_1}$ t_{DP_i} [$_{v_1}$ 在大厅 [$_{v_1}$ 集合 - v_1 [$_{vP_1}$ $t_{集合}$]]]]]]]

步骤三: V_2 “期待”与 TP_1 合并形成 VP_2 ,如下所示。

(32) [$_{VP_2}$ 期待 [$_{TP_1}$ [$_{DP_i}$ 张三 [D_i *pro*]] T_1 [$_{vP_1}$ t_{DP_i} [$_{v_1}$ 在大厅 [$_{v_1}$ 集合 - v_1 [$_{vP_1}$ $t_{集合}$]]]]]]]]]

步骤四:当 v_2 进入推导后,“期待”移至 v_2 , v_2 仍有可诠释语类选择特征需要满足,而位于 [$Spec, TP_1$] 的并列短语的外并列项“张三”的不可诠释格特征没有被赋值,仍然可以参与进一步的操作,移位至 [$Spec, vP_2$],如(33)所示。

(33) [$_{VP_2}$ 张三_j [$_{v_2}$ 期待 - v_2 [$_{VP_2}$ $t_{期待}$ [$_{TP_1}$ [$_{DP_i}$ t_j [D_i *pro*]]] T_1 [$_{vP_1}$ t_{DP_i} [$_{v_1}$ 在大厅 [$_{v_1}$ 集合 - v_1 [$_{vP_1}$ $t_{集合}$]]]]]]]]]]]

步骤五: vP_2 先后与 T_2 、C 合并,“张三”通过与 T_2 进行特征的一致核查获得主格,并移至 [$Spec, TP_2$],句法推导完成,如(34)所示。

(34) [$_{CP}$ C [$_{TP_1}$ 张三_j T_2 [$_{vP_2}$ t_j [$_{v_2}$ 期待 - v_2 [$_{VP_2}$ $t_{期待}$ [$_{TP_1}$ [$_{DP_i}$ t_j [D_i *pro*]]] T_1 [$_{vP_1}$ t_{DP_i} [$_{v_1}$ 在大厅 [$_{v_1}$ 集合 - v_1 [$_{vP_1}$ $t_{集合}$]]]]]]]]]]]]]

4. 结束语

本文以生成语法最简方案为理论框架,采用移位分析法讨论了汉语真性部分控制结构。我们认为,真性部分控制结构的空主语在句法语义上都是复数的,在基础生成时是一个以空的 D 为中心语的并列短语,内并列项是空语类 *pro*,而外并列项是显性的 DP,后者通过移位成为主句的控制项。本文结合汉语并列结构的特点,为汉语真性部分控制结构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句法分析,这一分析不仅可以增进我们对汉语语法机制的了解和掌握,还可为其他语言部分控制结构的研究提供思路和参考。

参考文献:

- [1] Landau, Idan. Elements of Control: Structure and Meaning in Infinitival Constructions [M]. Dordrecht: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2000.
- [2] Hornstein, Norbert. On Control [C] // Randall Hendrick. Minimalist Syntax.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ing, 2003.
- [3] Boeckx, Cedric, Norbert Hornstein & Jairo Nunes. Control as Movement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 [4] Landau, Idan. Against the Null Comitative Analysis of Partial Control [J]. Linguistic Inquiry, 2016(3).
- [5] Sheehan, M. A New Take on Partial Control: Defective Thematic Intervention [J]. Cambridge Occasional Papers in Linguistics, 2012(6).
- [6] Authier J-Marc, Lisa Reed. Embedded Predicate Restrictions on Partial Control [J].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Working Papers in Linguistics, 2012(6).
- [7] 孟凡军, 李京廉. 汉语部分控制的实现形式及其解读 [J]. 外语教学与研究, 2019(5).
- [8] Chomsky, Noam. Minimalist Inquiries: the Framework [C] // Roger Martin, David Michels & Juan Uriagereka. Step by

Step: Essays on Minimalist Syntax in Honor of Howard Lasnik. Cambridge, MA: MIT Press, 2000.

[9] Chomsky, Noam. Derivation by Phase [C] // M. Kenstowicz. Ken Hale: A Life in Language. Cambridge, MA: MIT Press, 2001.

[10] Landau, Idan. The Scale of Finiteness and the Calculus of Control [J]. *Natural Language and Linguistic Theory*, 2004 (22).

[11] Hornstein, Norbert. Movement and Control [J]. *Linguistic Inquiry*, 1999, 30(1).

[12] Rodrigues, Cilene. Agreement and Flotation in Partial and Inverse Partial Control Configurations [C] // William D. Davies & Stanley Dubinsky. *New Horizons in the Analysis of Control and Raising*. Dordrecht: Springer, 2007.

[13] Bowers, John. On Reducing Control to Movement [J]. *Syntax*, 2008, 11 (2).

[14] 张孝荣. 英汉语部分控制句的移位分析 [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2013 (5).

[15] Landau, Idan. *A Two-Tiered Theory of Control* [M].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2015.

[16] Lee, Kum Young. *Finite Control in Korean* [D]. Iowa City: University of Iowa, 2009.

[17] Zhang, Niina Ning. *Coordination in Syntax*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18] 杨萌萌, 胡建华. “和”的句法 [J]. *语言教学与研究*, 2018 (3).

[19] 熊仲儒. “和”的词类分析 [J]. *汉语学习*, 2021 (1).

[20] Hornstein, Norbert & Maria Polinsky. *Control as Movement: Across Languages and Constructions* [C] // Norbert Hornstein & Maria Polinsky. *Movement Theory of Control*.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2010.

[21] Chomsky N. Approaching UG from Below [C] // U Sauerland & H-M Gartner. *Interface + Recursion = Language?*. New York: Mouton de Gruyter, 2007.

[22] Chomsky N. On Phases [C] // R Freidin, C P Otero & M L Zubizarreta. *Foundational Issues in Linguistic Theory: Essays in Honor of Jean-Roger Vergnaud*.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MIT Press, 2008.

[23] Radford, A. *Analysing English Sentences: A Minimalist Approach*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24] Chomsky, Noam & Howard Lasnik. *The Theory of Principles and Parameters* [C] // Joachim Jacobs, Arnim von Stechow, Wolfgang Sternefeld and Theo Vennemann. *Syntax: An International Handbook of Contemporary Research*.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1993.

[25] Shyu, Shu-ing. *The Syntax of Focus and Topic in Mandarin Chinese* [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1995.

[26] McFadden, Thomas & Sandhya Sundaresan. Finiteness in South Asian Languages: an Introduction [J]. *Natural Language and Linguistic Theory*, 2014 (32).

[27] Zhang, Niina Ning. Sentence-Final Aspect Particles as Finite Markers in Mandarin Chinese [J]. *Linguistics*, 2019, 57 (5).

Syntactic Analysis of Partial Control Construction in Modern Chinese

SUN Jinwen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Chinese Lexicography Research Center of State Language Commission, Ludong University, Yantai 264039, China)

Abstract: In true partial control construction, the controller is a subset of the controllee, which is a relation other than absolute identity. Cross-language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null subject of the control clause is syntactically and semantically plural. Since Chinese lacks overt agreement features, the syntactic generation of Chinese true partial control construction can be carried out in terms of the movement approach under the Minimalist Program. It is argued that the null subject is base-generated as a coordinate noun phrase, in which the head is a null D, the internal conjunct an empty category pro, and the external conjunct an overt DP, which moves to become the controller in the main clause.

Key words: Chinese true part; controller; movement; coordinate noun phrase

(责任编辑 雪 箫)